

THROUGH TO YOU

永留记忆的年少初牵手
横亘时空的情意两心知

一段永不再来的温情与惊情之旅
派拉蒙影视公司已开拍同名电影

我一定要留在，有你的世界

绿光之旅

[美] 艾米丽 · 汉斯沃丝 著

高媛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THROUGH TO YOU

绿光之旅

〔美〕艾米丽·汉斯沃丝 著

高媛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光之旅 / (美) 汉斯沃丝著; 高媛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411-3648-1

I. ①绿… II. ①汉…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9928号

THROUGH TO YOU by Emily Hainsworth

Copyright: © Emily Hainsworth, 201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ryn Fagerness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2-59

绿光之旅

Lüguang Zhì Lǚ

[美] 艾米丽·汉斯沃丝 著 高媛 译

特约监制 孙淑慧
特约编辑 钟 楼
责任编辑 舒晓利 李淑云
封面设计 泰 迪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48-1
定 价 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蕙的风，性灵的阅读

目录

Chapter 1	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001
Chapter 2	约见	010
Chapter 3	神奇的夜，神奇的她	015
Chapter 4	回忆总比现实温暖	020
Chapter 5	我被抓住了！	026
Chapter 6	曾经的热血青春	031
Chapter 7	这里真像家	038
Chapter 8	我曾见过绿色小女孩	051
Chapter 9	餐厅里的奇遇	058
Chapter 10	在绿光的那一头	068
Chapter 11	熟悉的人，陌生的城	074
Chapter 12	他的迷人生活	086
Chapter 13	夜间来访	092
Chapter 14	又见薇芙	101
Chapter 15	死的人是谁？	108
Chapter 16	最痛最美的相见	116
Chapter 17	一切都会充满希望	120

Contents

Chapter 18	穿过绿光，穿向我	127
Chapter 19	那一边的她与她	141
Chapter 20	我要留在你的世界里	146
Chapter 21	因为不想永远悲伤	150
Chapter 22	往事不可追	156
Chapter 23	她很好，而你是你	164
Chapter 24	Facebook事件	167
Chapter 25	惊心之夜	175
Chapter 26	我们共同认识的女孩	184
Chapter 27	在那无人的高处	192
Chapter 28	请求	201
Chapter 29	妈妈	204
Chapter 30	一辆蓝色的车	209
Chapter 31	她永远不会那么对我	216
Chapter 32	不平静的雪夜	226
Chapter 33	诀别	236
Chapter 34	只需随心	241
Chapter 35	认识你真高兴	244

Chapter / 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过去两个月来，我一直做着同一个梦——薇芙从大火和碎玻璃之中走出，她的笑声彻夜回荡。她朝我走来，双唇展露出一个魅惑的微笑。我想要触碰她曼妙摇摆的身姿，我想把手指插入她的黑发中，但是我不能够。在她身后升腾而起的明亮火焰的映衬下，她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暗影。我想象呼吸她的味道，就像是春天；想象用手触摸她的皮肤，不让她走。可接下来她停住了，远远地望着我。火焰在她面颊上舞蹈。我想尖声大叫，却寂寂无声。我伸出手去够她，却移动不了身体。她背转身去，面对着火焰。

我再一次失去了她。

我收紧拳头，狠狠睁开眼睛。麦克·刘局促不安地站在图书馆阅读桌的尾端。

“嘿，凯姆，铃响了。”

我擦去嘴角流下的涎水，将脸从线圈笔记本上抬起。我擦了擦



钢丝线圈压在脸上的印痕，对他说：“谢谢。”

他犹豫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肩上的背包，“一起吃午饭吗？”

我没抬头，“嗯。”

他走了之后，我一度希望我其实对他说了超过两个字以上的話。但我今天对所有人顶多只能说出两个字。

其他学生陆续离开图书馆，剩我一个人了。

我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盯着窗外看。这里看外面的街角有很好的视角。我盯着那里看，直到有东西擦过玻璃——是一簇黑发。我急忙站起，几乎将椅子撞倒。哦，腿都快僵了。我眨了眨眼，那只不过是一只飞过的渡鸦。我呼出一口气。薇芙已经死去有长长的两个月了，但她始终出现在每一处。

但她又哪里都不存在。

外面的天气对于十月初来说实在是太温暖了。小阳春。叶子依然挂在树上，花儿依然盛开。万物依然鲜活。我希望冬天快点儿到来，冻结一切。我此时本来应该在三角课的课堂上，却径直走到了她在那个角落。我改变了自己的课程表，因此我上每一堂课都能看见这个混凝土的楔形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两条人行道的一处平常的交汇处。折成两段的旧电线杆已经被替换了，那个地方的景观也恢复如初。卡片、照片和蔫头耷脑的填充玩具甚至开始形成一幅和谐的图画。我这个星期带来的花儿已经枯萎了。

到今天，正好两个月。

到今夜。

我试着让自己不要看那些微笑着的照片，但其中的一张仍然



从年册之中脱颖而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照片摄于高一的时候，她是拉拉队队长。她的一头髻发跟制服不是那么搭配。她的头发上绑了红色和白色的丝带。她的脸颊是健康的粉红色，她的笑容甚至比我记忆中的更灿烂。我强迫自己注意那些留言，即使我早已烂熟于心。

薇芙，你不见了。

为什么坏事总是发生在好人头上？想你，薇芙。

不能相信你已经离去。

我用一只手的手指戳入另一只手掌。他们并不想念她。我认识所有签了名的人。他们中没有人会把她当朋友。你肯定不会像她那样毅然退出“受欢迎的人”群体。除非你本来就不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或者，你是从这个群体中被踢出来的，就像我。

我需要一根烟。

我的包里有一个小盒子，我翻寻过笔记本和散碎的纸，想要摸到它。我的手指擦过手机，拽出了那个几乎被压碎了的盒子，把它轻扣在手掌上。我弹开盒盖，抽出一支烟含在嘴里，接下来要去摸打火机。口袋里塞得乱七八糟的，一时没找到打火机，我生气了。我把肩上的背包放下，在里头搜寻，直到发现衬里的一处鼓胀——找到了！那里有一条被撕破的小缝儿，我将其扯开，希望能掏出一个能点火的玩意儿，但当我将手从包里扯出来，看见手中的是芝宝（Zippo）而不是我一直在找的廉价的比克（Bic）时，我停住了。

我用大拇指抚摩着她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刻在上面的字母组合——C.P.。我收紧拳，免得自己看到它，但只是摸到那东西的感觉已让我很糟。冰冷，光滑，坚硬。我的指关节开始发白。在我能思考之前，我将打火机扔进了被修剪过的灌木丛中。那片灌木就是薇芙的汽车前轮停驻的地方。我确定那就是现场，因为当我从她没有生命的身體旁边醒来，身上布满玻璃，一身汽油味儿时，我跌跌撞撞地绕着汽车走，一头栽进了那丛植物里。那些植物太戳人了，几天后我发现衬衫下都是刮痕。我已经想不起来那天晚上的具体情形了，除了她贴在窗玻璃上的、陷在挤压得变形的驾驶座里的血肉模糊的身体。但我记得那些该死的灌木丛。

如果我没有掉落那个笨蛋打火机，如果薇芙没有因为我的笨手笨脚而笑我，如果她没有亲自去够那个打火机，如果她没有因为急切地想去我家亲热而开得那么快，如果那天没有下雨——我也许就不会站在这里，盯着人行道旁她凄惨的圣坛看了。

我希望出事的人是我。

愚蠢的、该死的打火机！

到这里来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一直是。

我正擦过电线杆，听见肩后传来一个声音。

“凯姆？”

我转过身，但没有人。

我又转回去，四处看了一遍，没看见任何人，可我发誓听见一个女孩叫了我的名字。那个声音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就好像是通过一排旋转着的风叶机片发出来的。

“派克先生。”一个新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我扭转身体180度，看见了里德教练——里德先生，弗勒高中的副校长。他朝我走



近，展露出他威严的面容，仿佛你无论想什么都无法在其面前遁形。但对我管用，因为我已经退队了。

“派克，你正站在学校的操场上。”

我等着看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他把烟从我嘴里抽出，又递到我手里。混账！

“即使你已年满十八岁，在学校操场上抽烟仍然是被禁止的。”他示意那条通往布满了涂鸦的公车候车亭的街，那里是弗勒高中烟民们的避难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如果你想继续培养自己的恶习，请到校外去做。”

我盯着候车亭下的长凳，盯着那已经被刮擦得模糊不清，根本称不上是窗户的破旧的安全玻璃。我再看回薇芙的圣地，看那些卡片，那丛灌木，那根电线杆。从车站那里的玻璃后是根本看不清什么东西的。我低下头看着手中还未点燃的香烟。难道我认为自己失去了她的陪伴，还能享受吸烟的乐趣吗？我把烟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

“不吸了，先生。”

你知道吗？——我居然说到五个字了。在里德先生来得及回应之前，我从他面前走开——我不会再叫他“教练”。我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既然我应该在三角课的课堂上，我就晃悠悠地朝着学校走去，拉开从艺术教室通往前厅的一扇被砸坏了的金属门。他冲我大叫：

“凯姆顿——”

在我身后的门被“咔啦”关上之前，我把那一整包香烟都扔进了垃圾箱。

午餐时分，食堂一如往常人山人海。预算削减以及对于烘焙

售卖的管理不善迫使学校最大化地利用空间，而不是扩建。悲哀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更喜欢在食堂外黑暗的、老旧的走廊里吃东西，而不是坐在明亮的房间里，啃着餐桌上难吃的比萨。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包括我。

通往礼堂的走廊里有为数众多的双重门，走廊里又布满凹室，极好的隐私处，因此这些地方总是炙手可热。但我已经率先抢到了一个。当我坐下的时候，两个女生扫了我一眼。她们很安静，我能感觉到其中一个人在盯着我看。我跷起二郎腿坐着，没有抬头。另一个女生嘟哝着什么，我听见她们拉上背包拉链的声音，于是放松了少许——她们正打算离开。

但是接下来，其中一个却走过来，跪在我身旁。

“嗨……”她有着一头红发，瓜子脸。我不认识她。也许她就是那个高一或者高二的学生吧。我别过头去，不想搭理她。她温柔地继续道：“我只是想说……抱歉，我以前并不认识她，可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她那么漂亮。”

我的额发在眼前耷拉着。我不想抬头，不想表现得知道自己身边有人。

接下来的半分钟，她就在我旁边尴尬地待着，等着我的反应，而我只是研究着地砖，心里期望人们不要再假模假式地仿佛很在乎我遭受的悲伤似的。终于，她算是明白我的态度了。她默默地拾起背包，回到了她朋友那儿。

“看见了吧？”另一个女孩说，“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她们朝大厅那边走远了。我呼出一口气。

我不想吃东西。薇芙和我总是出去吃午饭，起码也会到外面去吸根烟。我刚刚被分派读一本英语书，于是我把它从背包里掏出



来。我不清楚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但如果你在埋头看书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不怎么跟你讲话的。大厅里没有窗户，食堂就面对着运动场。这是一天中我唯一看不见街角的时段。我把书保持着打开的状态，想让自己消失在我的角落里，直到这个时段结束。午餐时分的嘈杂喧嚣在我耳旁萦绕着。

一只背包“砰”的一声摔在我身边，惊醒了我的瞌睡。是麦克，我忘记他说过一起吃午餐的事了。我赶紧回到那本书上面，试图表现得好像自己真的被它吸引了，直到我发现我拿倒了书。麦克也注意到了，但他掏出一本写生簿，什么也没说。

一阵令人不舒服的谈话声冲破众声传来，将我的注意力从那本颠倒了的书上吸引过去。罗根·韦斯特和夏立夫·拉曼领着一群我的前队友，正穿过人群直向大厅。

夏立夫冲麦克喊道：“嘿，刘！”

“拉曼，”麦克回应道，“什么事？”

“嘿，派克！”罗根冲我大嚷。他推了我一把。

我别过头去。如果薇芙和我一起缩在这里，我甚至都不会看见他。

他们走后，我没有移动。麦克正在画画，他拿出一根能量棒开始咀嚼。我不能相信他还在吃那种东西。曾有一度，我不靠那玩意儿就没法打比赛，但它们尝起来就像锯末一样，巧克力味的锯末。麦克躺入角落的阴影中，一边画一边嚼着，我能做的事就只是和他一起坐着，不发一言。

“看啊，凯姆——”他突然说，“有什么事我能做的吗？”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挺好的。”

他放下铅笔，从侧面打量我。那种眼神是他在输球时候才用

的。我紧张起来，他注意到了。“我只是——我看见你一直在角落里待着，这很不健康，朋友。”

这就是将麦克区别于其他朝大厅里走开的家伙们的地方：他是我唯一一直当作朋友的人——他也一直把我当朋友。

可是立刻，我就因为这一点而恨他。

“我很好，我很好。”我重复道。

麦克摇摇头。他的声音低下去，“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可以把东西拿走？留言条或者纪念物？”

我抬起头，第一次开始与人对视。

他看了一眼我的脸，开始退缩。

“我只是想——也许那不管用。”

我咬紧牙关。如果我再度开口，保不准说出的话会让我们彼此都遗憾。我捡起背包，朝大厅头也不回地走去。铃响了，我身边全是你推我挤的人群。我在人群里跋涉，要走到这栋大楼的另一头自己的锁柜那里，去拿我的历史书。最终我总算到达了那里，却两次弄乱了自己的密码组合，于是不得不自己将那些数字读出来，免得搞错。

17……08……31

第三次总算试对了。我拉开栓子，柜门摇摇晃晃地开了。《世界历史Ⅱ》放在一堆书的最上面。正当我去够那本书的时候，一只大手突然出现，把柜门啪地关上。肉乎乎的手指头仍在我的脸和金属柜门之间张开着。浓烈的带着薯条味的气息呼在我脖子上。我转身，盯着罗根张大的鼻孔瞧。他让我想起一头公牛。我被夹在他和一排红色锁柜之间。他用手臂环住我，不让我跑。他向下瞪着我，眼皮都不眨一下，嘴唇紧闭。他的褐色头发弄成了一个锥子一样的



发型。我看向别处。两年前，按照当时我的情形，我可能会成为他现在这样。两个月前，我可能不会在乎他这样对我。他大笑，和夏立夫在我头顶上击掌。然后我看见他们离开。在走廊里行进的时候，罗根跳起来，用手去碰天花板。他们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走着，仿佛这里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一样。

我不管锁柜了，也装作没听见铃声，直穿过大厅往回走。走出前门时，我甚至都没有朝教务处的秘书们看一眼。我一直走，把那该死的学校远远扔在后头。

Chapter 2 约见

我的房子空荡荡的。我沿着房间逡巡，不确定到底想在哪儿待着，直到我意识到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洞在里头——洞里面有一张椅子，一台录音机，一套书，一个衣柜。爸爸离开后，妈妈从来没有把它们填满过，我猜我也不在乎。但当事故发生后，我能看见的全部就是事物中的空洞。

我在厨房里停留了下来，打开冰箱，朝里面看了看，然后又关上。终于，我看见了水果碗上的贴条，碗里，在一个放得太软的梨子和一根烂掉的香蕉之间，塞着一些钱。妈妈还不会发短信，因此水果碗就成了我们的信使。

凯姆——

别忘记你跟萨默斯大夫的约见。今天晚上迟会儿的工夫。这些钱是给你买比萨的。

爱你。

妈妈

我数了数钱，将它们卷起来塞到口袋里。妈妈从来没有改变过钱数，这个数额仍然足够我和薇芙两人的份儿。我看着冰箱上贴着的比萨店的电话号码。那家店叫作“比萨宅急送”，它们还真的用一辆改装过的救护车来送比萨。薇芙过去觉得那简直是歇斯底里。她总是拨通电话后说：“你们一定要来救（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意大利肉肠，货到付款！”

每一次我们都为这个蹩脚的玩笑而大笑不已，但此刻，所有我能想象的画面只是街角那根断裂的电线杆和一辆缓缓驶出的救护车，车灯是熄灭的。

我走向自己的房间，重重地躺在床上，睡去了。

我再次梦见了薇芙。太好了，真让人欣慰。她看上去如此美丽，如此满不在乎。只有这一次，有些事是不同的。她还是朝着我走来，远离那些火焰……但我听不见她。一切事物都是沉默的。

她走到那个地点，在电线杆旁。她总是在那里停下，但始终没有声音。我看见她黑眼睛里的影像，看见在她脸颊上跳舞的火焰之光——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但不是她的。那声音听起来带着金属的质感。

“凯姆？凯姆顿！”

我醒来，要去触碰她，但她不在那儿了。我只好独自一人在床上。我把头埋入枕头，憎恨这世上的一切，低声念叨着从八月的那个晚上以来我期待的可能发生的所有事。而我得到的全部就是一个潮湿的枕头。我感到眼睛开始肿胀，于是闭着眼走到浴室，站在淋浴花洒下。我让冷水淋在眼皮上，强行睁开双眼。冷水也冲刷着我麻木的皮肤，等它因为想念而变得滚烫。